

乡间一日

虞雪芬

我的婆家在宁海官地，这是前童古镇的一个小村。村后是梁皇山支脉，村东年前刚修了一条四车道公路，经马安岭隧道过范家，可直达城关西门。此乃名闻遐迩的《徐霞客游记》开篇“癸丑（万历四十一年，公元1613年）之三月晦（5月19日），自宁海出西门。云散日朗，人意山光，俱有喜态，三十里至梁皇山”之西门了。也许一半是缘于对丈夫的爱意，他生于斯长于斯，所谓爱屋及乌。一半是因为我向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简朴的农村生活，所以休息日一有空，我就会去官地小住。难怪一个宁海籍同事感叹，我这个宁海媳妇在农村的根，扎得比她这个宁海女儿还要深。

周日早上自然醒，耳边满是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了。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院子里小土坑水满满的，空气中弥漫着花草的香味和大灶烧过的稻草味。农家人起得早，婆婆和丈夫的早点是用过很久了。婆婆知我贪睡，没有叫醒我，他娘俩已经坐在明堂闲扯很久。吃了碗青菜番薯面后，我执意要去山上溜溜，私下里以为一夜雨后，山上的笋该是遍地冒出来了。婆婆说，除了带两把锄，还要带两把伞。于是撑了伞，她背了一把大锄，我拎一把小锄，我丈夫一只大竹篮，三个人上山去了。此山名叫后门山，丈夫说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叫后门山，只知道他爷爷在的时候，就是叫这个名。我想可能是因为离村子很近，就像在家后门一样吧。这座山名字虽普通，却不简单。据丈夫说，它与大塘山和连头山福泉寺以及黄坛的张灵都是息息相通的，再翻两座过去，还可到达梁皇山，也算是宁海古道的一部分吧，走到山脚下一看，果然有圆柱子的古道标志，柱子上刻着海拔高度及朝大塘山方向的箭头和公里数。

一场雨后，山路上满是零落的野花，白色的粉色的铺成了一条花路，煞是养眼，我都不忍心踩下去。娇艳欲滴的映山红上滚动着一颗颗的水珠，仿佛一不小心就要掉下来。一眼望去，红的红，绿的绿。轻吸一口气，与城里的空气真有质的差别。我说，城里全是雾霾，严重的时候白茫茫一片，生活在山村真好，天然氧吧呢。他们母子俩异口同声地应和，那是！那是！一脸骄傲之色。

自家的竹林是很早以前村里分的，在后门山的半山腰。婆婆说，笋肯定是有的，只是边上是密密的茶树叶，公公因为脑溢血，五年前就瘫了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婆婆要时时照顾他，我们又常年在外出工作，家里自然缺少劳力打理。如今野茶树是越长越高，成了一道天然篱笆墙，要想钻进去着实不容易。雨却越下越紧了，于是我打了退堂鼓。婆婆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就说，那去田里吧。想是蚕豆、豌豆已熟了，可以摘了。

一行白鹭上青天

张凌燕

夕阳西下，忽然起了兴致，去乌家菜地看看。走在田间小路，初夏，凉风习习，非常惬意。远远地看到村边河旁的那排大树，不禁忆起十年前的情景。那年，围墙那边长着一排很大的树，有百来米长，那片树林成了白鹭的乐园。也是这样的傍晚时分，村里的老人们纷纷来到田边乘风凉。田边刚好有一幢三层楼挡住了西晒日头，风猛，日头晒不着，是乘凉的好地方。烧晚饭时光，就见白鹭渐渐回巢，它从西边归来，三五只一群，十几二十只一伙，一忽儿飞过一巢，一忽儿排着队又飞过一巢，那排着队伍的，非常整齐，白鹭之间的距离也很匀称，白鹭忽闪着翅膀，悠悠然，不紧不慢地，往家里赶，看上去很美。正是杜甫诗中“一行白鹭上青天”的真实写照。那没有排成队伍的，也是不急不躁，前前后后秩序井然，没有加塞，没有超速的，竟像是有人在天空中指挥着一样，整体匀速前进。白鹭飞得很高，蓝天、白鹭，一派天高任鸟飞的意境。天色有些暗下来，但还看得见墙边的大树，绿色的枝叶间，一簇簇雪白，那就是白鹭的身影了。天色暗了，路灯起了。白鹭鸣叫的声音隐隐传来，路虽远，但能想象那时林中怎样一片嘈杂热闹的景象。

好像是五六年前吧，不知道是白鹭的存在打扰了围墙那边人们的生活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好好的一排老树，那么郁郁葱葱，那么生机勃勃的老树，一株株倒下了，倒下的地方，堆起了一个很高很大的土坡，是附近建筑留下来的土方，原先是光秃秃的，近两年来，渐渐长起些野草，像个草丘了。剩下的七八棵树虽还挺立在原地，但受惊的白鹭自那年鸟兽散后，再也没有回来过了。第二年，我在报纸上看见说，某大学校园内，江边的树林成了白鹭的天下，鸟的嘈杂声，四处滴落的鸟粪，让学生们不胜其烦，报纸呼呼，让人们想想办法，如何让人、鸟能和谐共存。看到这个报道时，我们村里已经没有白鹭了，我痴想，难道校园内的那群白鹭是我们村的白鹭移居过去的吗？它们千辛万苦找了另一个家园，眼看又要面临被驱逐的危险了。

这样想着，抬头望天，惊喜地发现蓝天下，两只白鹭正慢悠悠地飞过，细长的腿，雪白的羽毛，一前一后，是一对夫妻吧！现在，哪里是它们的家园呢？偌大的天空中，只有它们两个，“一行白鹭上青天”终究是成为了美好的回忆。

黎明小村

张红霞

黎明村，其实也就巴掌大块地儿，从东边的黄陆家，到西边的河东甲，不过半里路程；自南边的施家，到北边的后成家，可能不足一里。就在这样小的村子里，不用骑车，也能从村头快速地走到村尾。哪户人家发生什么新鲜事，一个耳传，就能知道个清楚。村子位于慈溪新浦镇西南方，胜山镇的北边。一条小河，就是两个镇的交界。

刚到黎明村，最深的印象是，村子中间的那条交通要道太小了，只有一辆车子能过。在流行骑摩托车的时候，麻烦还不明显。轿车出现的时候，车技也就显得重要了。开进这条路之前，你得先熟悉，哪户人家门口有道地，能给你停一下车，或者调一下头。哪个路口可以缩进车屁股，让你和对上的车子先过。住在城里不太愿意回乡下，就是因为路太小，停车太难。

说来也奇怪，村子的东边，就是马潭路东面，那里是一大块空地。村子的西边也是。可为什么村里的交通、住房却拥挤，那就不知道了……

村子在两块野地之间。早晨，霞光出现在天际。一缕缕光线，在房顶之间跳跃，直至把每户人家的屋檐都染红了。鸟鸣声声，唤醒了早起的人们。于是，老人们，吱呀一声，开了房门，拧开收音机播放节目。让我有一种错觉，自己是不是回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正瞪着柱子上的大喇叭，好奇地等着，说出什么新鲜事来。

有人拉着推车去地里了，推车上可能有大水壶，也应该有一把草刀……地里的活总是要人去干的，勤劳一点，收成才好，这是村里老一辈人总结出来的真理。不过，我有点担心，等他们都老去了，又让谁去种地呢？

也有人靠胜山商场而活，看太阳晴好，就晒一晒堆在家里的布。有一次，邻居大哥在我家门口晒了一大堆布。“你晒吧，你晒吧！我马上把车开走。”好像，我才是向人家借了东西的人。一个倒车，驶了出去，留下村子在原地。我很放心，村子依然还会在那里，在我下班回来的时候。

近几年，村子发生着变化。造了个小公园，菜市场搬了地方，市场前面的一块空地平整出来，给了需要的村民。一排排式样新颖的房子拔地而起。西边开通了一条连接胜山的道路，虽然村民们有的让出了私有地，有的付了搭桥费，但还是高兴得像是中了100万元一样。沿路纷纷造了新房子，让人难免惊讶。原来看起来不过如此的农村人家，竟然户户这么有钱，造出来的房子，绝对不比其他任何地方逊色。

为了连接胜山，造了一座桥。桥的南边，原本留了一截未平整的路面。一到雨天，坑坑洼洼，车轮子上都是泥浆。曾经担心，胜山会不会不管我们新浦，对其置之不理呢？要不，我效仿古人，修路铺桥，造福乡里？不过，一段时间以后，路面浇注好了。一桥贯通南北，胜山新浦相连。现在开车可顺畅了。

黎明一小村，交通状况改善了不少，但还有着一些小村子的风俗。例如，过年时偶尔请台戏来唱唱；晚饭后，三家两户地聚在一起聊聊。听说，村里正在创建省级小康村。今天发下来几棵树苗，明天在河里种些美人蕉。真心希望，村里的环境能越来越好，成为慈溪环境保护的模范村。



本版摄影 李钊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 总第5620期

2014



姜山并没有跟我一般见识，他在照顾我之余也在积极与哈纳斯和医生探讨我的病情。待在德国有一点好，医生和哈纳斯可以随时联系我。比如我今天腿有点不舒服，马上跟医生联系，医生会说出是什么问题和毛病，接着马上给哈纳斯打电话说什么计划可以做，什么计划不可以做，这对康复很重要。

在那时，我根本不知道会有今天的成绩，腿不能动，我就像掉进了万丈深渊一样，只觉得前面黑压压一片，一个跛脚的退役网球运动员能做什么呢？做手术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，再好的医生也有百分之几的失误率，我这条路真的选对了么？还是该像别人建议的那样选择保守治疗，然后听天由命呢？这是我人生路上第一次豪赌，我忐忑不安地等着结果。

万幸的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的腿渐渐呈现出好起来的趋势，哈纳斯给我定的指标我也慢慢能完成了。由于我在德国的签证只有三个月，6月30日前我必须离开德国。我对自己不是很有把握，觉得还没有恢复到百分之百的健康状态，但医生说，可以去打球了，让我相信自己，打打

试试。

于是，我参加了2008年的温网，甚至还赢了首轮的对手。尽管第二场我就输给了一个很年轻的姑娘，但这珍贵的胜利却是“竞技状态正在回升”的铁证。我兴奋得几乎要哭出来了。输完球后，我和姜山就收拾行装，高高兴兴地回国备战奥运去了。

等我在德国做完手术、进行了3个月的康复训练回到国内，奥运会似乎已经近在咫尺了。“鸟巢”和“水立方”场馆都已经收拾齐备，倒计时每天都出现在电视屏幕上。我和国家队的队员一起来到蓟县的基地，在此地集中训练。

蓟县位于北京与天津的中间地带，我们的训练场地坐落在群山之间，远眺可以看到长城，山谷间空气清新，没什么人，这是个让人感觉很舒服的基地。

打完温网回国后，我的右膝又有点水肿了。我赶紧与医生联系，医生告诉我该用的针剂的名字，让我在国内找医生，每5天打一次针。因此我在蓟县训练时每5天就往北京市区赶一次，姜山陪着我坐车去找北医三院的胡大夫打针。这样往返一次至少要花三四个小时，但为了训练，也没有别的办法。

由于训练强度陡然增大，我的膝盖比预想中磨损得要严重，有一次训练后肿得很厉害，医生得先把里面的积水抽出来，再往里打药。这个针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打，中间断过几次，但最后还是延续了下来。即使是现在，我也每周必去打一针。注射进膝盖的药剂相当于机械使用的润

滑剂，对软骨能起到保护的作用。

腿伤是否会影响我在奥运会上的发挥？就连我自己也不敢确定。我对奥运会只能抱一个“重在参与”的心态，没有给自己太大压力。好在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女子双打上，对单打项目普遍不抱什么期望。奥运会前我们在蓟县集训了很久，当时的主教练对郑洁、晏紫的关注比较多，经常去看她们训练，我的场地他只来过两次。可后来我在奥运会上进入前四时，主教练又忽然来看我。当时我正在中心场地训练，很多记者都在现场，主教练忽然过来视察，还帮我捡起一枚掉在地上的网球。我顿感压力，这个有点刻意的行为说明大家相信我这次可以获得奥运奖牌。

8月8日，奥运会开幕了。尽管有着种种伤痛和担忧，但当奥运会真正到来时，我仍然感到兴奋异常。这是我们国家举办的奥运会，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盛会。2000年我也参加过悉尼奥运会，那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，但这一次毕竟是在家门口举办的奥运会，感觉非常不同。

很难形容那种欢欣鼓舞的心情。我想在当时，无论是运动员还是普通观众，是在北京开幕式现场还是在家里的电视机前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都会油然而生。

开幕式的时候，孙主任怕我身体跟不上，还跟我说：“别去了，太累了。”我告诉她没关系，“我要去的”。我想亲眼见证这一盛事。当时我还很仔细地给自己化了个妆，好让自己上镜时好看一点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何薇君